

《中国的智慧》丛书

顾晓鸣主编

# 存乎一心的中国智慧

顾蓓晔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



# 《中国的智慧》丛书

## 总 序

智慧，是在一般人看不到智慧的地方，看出智慧的能力。

但这种看出“智慧”的智慧，却并非生来俱有；我们聪明，完全靠的是人类的聪明——人类古往今来无数智者的智慧。于是，我们陷入了一个二律背反：

没有先人所积淀下来的智慧，我们大脑无论怎样发达，也不可能有智慧；

而如果没有个人自己的智慧，放在我们面前汗牛充栋的“智慧文献”，至多是名言警句和奇闻轶事，它们不会自动地转化成真正意义上的智慧。

智慧并不是单纯的“知识”，智慧是一种心灵素质和运筹能力。

这样，作者以自己的智慧，在积淀着人类和民族智慧的先人文献中，展现出可供现代人感知、领悟、吸纳的“智慧”，便也成了一种在更广大时空中的“大智慧”：靠着它，

既使今日今时的亿万个人成为植根于人类和民族智慧的真正智者，又使人类和民族的智慧长入未来，发扬光大。

《中国的智慧》丛书之境界当在斯也。为此，我们认真设计了编撰的方略：站在智慧人的肩上——作者和编者的智慧，除了得自多年来厚积薄发的学问体验和人生感悟之外，更有意识地借助现代世界范围哲学社会科学的新视野新方法，尤其各种文化解析的理论方法论，与中国传统文献相互观照，通过执中外、古今的“两端”，使之相互发明，呈现出一种既突现中国文化精髓和中国人知行方式，又充满现代意味的“智慧”——一种在世俗中进取成功，而又超越物界，卓然独立，安身立命的大智慧。

因此，读者诸君在《中国的智慧》丛书中有可能同时发现——

在中国古代文献、学派、思潮、史迹、故事、趣闻、风俗以及器物，也即中国传统有形和无形的各种文化中所体现的“中国的智慧”；

用以开掘和阐明“中国的智慧”的现代社会——文化分析的智慧；

作者在撰写、编者在总编《中国的智慧》过程中所体现的智慧。

而读者的阅读过程又是自己比照和反观自身智慧的过程：书中的智慧将激发你的智慧；你的智慧又最终使《中国的智慧》呈现出其内含的智慧。

因此，本丛书的 20 部书稿，不拘一格，多样而统一。各有专攻和风格的作者，扣住“中国的智慧”，把最具个性的个人视角、体验和技巧，与最具共性的问题、文体和文字结

合起来，既不庸俗，也不孤僻自赏，贴近日常意识而超越之，发挥玄思妙想而不卖弄学问。

同时，作为整套丛书，我们特别讲究独特的切入点：既顾及中国文化中最重要的文献、学派、人物和方方面面，又避开大而化之，有可能陈陈相因的选题方式。因此种题目，真知灼见之多使后来者难以落笔，陈词滥调泛滥又最易鱼目混珠，故我们以自成一格的方式切入，熔人物行迹与学理于一炉，既可读有趣，又便于出新意启新智。各书或以名著立题，或以学派立题，或以部类立题……我们完全瞩目于如何最有利于“中国的智慧”之阐述，同时，在构思、组稿和定编的过程中，花大力气于各部书稿之相互匹配、相映成趣。切入点各各不同、风格风味相异的各部书稿，组成错落有致的格局，似智慧之盛宴，文化之佳景也。

由此而呈现的“中国的智慧”也就不再是僵化的定义、机械的条文，而是研究、编撰和遣字造句过程本身，一种气韵生动、机趣勃勃的思考和探究的状态。于是，读者也是我们探寻“中国的智慧”工作中当然的一员，你我对于我们伟大祖国的文化和智慧的信念和热忱，是“中国的智慧”得以呈现的最根本前提，你我本是“中国的智慧”的组成部分！

这种兼具理性和感性的炽热心绪，这种胸中始终有着读者的创作心态，是本丛书编撰同仁不断相互勉励的工作精神。因此，我们深知学问和写作上都会有欠缺，但可望得到大家的支持和帮助，从而不断完善。

学名为“智人”的人之区别于动物之处，正在于不断超越迄今为止的“知”，在“不知”领域寻找无限的可能性。已有的“知”也就在这一过程中成为“新知”，每一代人的智力活动也

就构成了人类和民族智慧自身发展的动因。因此，“中国的智慧”呈现为眼下 20 部书稿的样态，只是它的某种形式而已；“中国的智慧”之呈现方式具有无限的可能性！

《中国的智慧》丛书正是自觉地提出这一命题，自觉地开展系统研究的大历程的第一步。正是时候，有志于此的朋友，且让我们携手同行！

在开发“中国的智慧”的过程中，呈现和把握“中国的智慧”，这就是《中国的智慧》丛书的大智慧。

心有灵犀一点通，浙江人民出版社和周向潮先生的睿智和信赖，最终使上述的种种想法形诸一本本在你眼前的文化品——我们这整整一代中国人智慧的汇集，才是真正活着的“中国的智慧”。

顾晓鸣

识于上海离斋

1991 年 3 月 22 日

---

## 目 录

---

《中国的智慧》丛书总序·····	顾晓鸣
<b>第一章 从疑问中开始</b> ·····	<b>1</b>
中国人对心理学的疑问·····	1
心理学者对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的疑问·····	5
书作者对已有研究的疑问·····	9
书作者对本书论题的疑问·····	11
<b>第二章 原初性的理论</b> ·····	<b>14</b>
心理与脑·····	15
自成结构的“知”概念·····	20
耳目之知·····	25
过去，吾识也；未来，吾虑也·····	32
言筌·····	37
左手画圆，右手画方·····	42
情欲理论·····	45
志意≠意志·····	49
材才能智·····	55
当其可之谓时·····	60
学所以为人·····	67
<b>第三章 特有的构件</b> ·····	<b>73</b>
习与性成·····	74

天人禽中的人贵论 .....	76
常变统一 .....	78
天理人欲 .....	79
生克持平 .....	82
形神与心身 .....	84
知之不若行之 .....	85
<b>第四章 现象中的思想 .....</b>	<b>89</b>
梦：亘古之谜 .....	90
没有两片叶子是一样的 .....	95
癖好 .....	98
颠狂与癡狂 .....	101
假孝子和条件反射 .....	106
生长成衰 .....	110
鬼神征应 .....	114
礼乐；书画乐 .....	117
<b>第五章 操作中的规则 .....</b>	<b>123</b>
医病论中的心法 .....	124
兵器以外的力量 .....	128
为师之道 .....	133
胎教；家训 .....	137
阅读人生 .....	141
古老的心理测验 .....	146
卫生养心 .....	149
辨察知人 .....	154

## 从疑问中开始

---

### 中国人对心理学的疑问

普陀山上有一块大石，镌刻着一个大大的“心”字，令所有站在它面前的人沉思遐想。

中国古代没有“心理学”三字的结合名词。“理”字已非常难解，“心”字更玄奥莫测。在王清任提出“脑髓说”以前，正统观念中一直不知道意识活动的真正生理结构在哪里，认为“心之官则思”（《孟子·告子》），即心是思想的器官。由此，古人把意志、情感、认知操作笼而统之地称为心：“人之一身，知觉运用，莫非心之所为。”（《朱文公文集》）心的内涵极其丰富，有关心理各种机能的认识甚至充分表现于语言文字的运用之中：语言为“心声”、谋算为“心计”、烦躁为“心火”，品性为“心地”、悲痛曰“伤心”、所思谓“心事”，两情相通称“知心”、天生本然之善义仁知为“良心”。

然而，虽然心字时常出入于人们的口耳，却仍难以缓解它给人的空灵遥远的感觉。原因是“人心难测”，心思是无影无形的，一个人的心思可能和他的言行不相一致，即使是有

具形的心脏也深藏于胸膈，轻易难以见到。不只如此，医学家和哲学家还要增添它的神秘性。

中医称“心”为五脏之一，根据脏象、经络学说，心气通于舌，对应于一定的经脉手少阴经，与手太阳小肠经有表里的关系。心以心气推动血脉的运行，同时又藏脉舍神，是精神活动的大本营。所以，心既是维系生命的经脉中枢，又是精气神智的寄居之处，形神兼备而功能复杂，不同年龄、气质的人，每个人在不同的季节、情境，心的活动变化万端，各不相同。最后但也是最重要的，心是生命最重要的象征。

哲学家把心同物相对，泛指人的意识。有些学者（如戴震）认为有物才会有心，没有客观物质就没有心的意识活动：“理义在事而接于我之心知”。另一些学者（如陆王心学派）则认为“吾心即是宇宙”，“心外无物，心外无事，心外无理，心外无义，心外无善”。似乎单单这样的争论还不足以把人搞糊涂，禅宗讲的“心”更为微而妙之。禅宗讲求的是“自心即是真性（佛性）”，认为明心即可见性，即可顿悟成佛。程朱理学批评这种观点，认为“性”是客观天理，心是主观意识，心可以有理（对“性”的主观认识）的成分，但不能等同于性。另一方面，主张“天下无心外之物”的陆王思想则更接近于禅宗的“直指人心，见性成佛”。这些形而上的本体论争论或许有助于哲学的冥想或宗教的体悟，但对于那些希望具体了解心的功能、活动规律及特点的普通人来说，却只能使他们隔雾观花，产生更大的疑问。

这种把心理神秘化的社会心理在心理学科由西方译介到近代中国的过程中使人们在最初的新鲜感过后，产生出一系列对待现代中国心理学和古代中国心理学思想的心理问题，

试列举如下：

1、认为心理学是一种玄学，不着边际，与现实很少关联，心理学家也多是一些终日枯坐、谈性穷理的哲学家。这种看法显然是对“心理”二字望文生义的结果。

2、认为心理学是一种类似巫术的东西，心理学家研究灵魂、精气、神魄，或具有某种洞察人心、预言未来的特殊能力。加上西方催眠术、灵学的影响，这种看法更趋流行。这也是许多人把“心理学”误作“心里学”的原因之一。从非现实的意义上说，这两种观点产生的原因是相似的：人们对于未知的而又有一定权威性的东西往往有一种敬畏感，自觉不自觉地把它想成超现实的东西，这种心理转化过程也许是人类集体无意识中的一种。

3、前两种态度是针对未接触过心理学的人们而说的，而学习过心理学的人尤其是心理学工作者又常常苦于在中国文明长河中找不到与之相应的对应物。看到哲学家找到了中国的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科技工作者高谈我国古代四大发明，医兵农艺各领域的现代学者都一一找到了自己范围内的“国货”时，心理学工作者的悲哀是无以复加的。这似乎意味着我们必须忘掉空白的过去，从头学起西方的文化思想史，从苏格拉底到安德森，我们的学科发展必须跟在人家后面留学、翻译、消化吸收。这也许也可算是心理学至今仍难以在中国振兴的原因之一。试想，心理学作为一门受社会文化影响极大的学科，翻山过海，过滤到我们的社会文化里，怎么能发生与原来环境下同样的效力呢？美国的心理分析、德国的思辨传统怎么可能在中国同样蓬勃兴旺呢？这实在是个无法解决的矛盾，除非我们能找到中国文化和思想史中的智

慧。

4、不是没有人做过这种尝试，但翻阅经典的结果却是中国古代关于“心”的论述太片面又太玄奥，而且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忽视脑对心理的重要作用，用心脏代替了脑的统帅心理的作用。这些学者也许没有注意到有关体用关系的思想，也就是没有发现中国古代对心的结构和机能往往有两方面的论述，许多时候，谈论心理的种种机能并不涉及心脏器官。正如现代心理学的许多精彩内容并不一定依赖于心理是脑机能的前提一样，中国古代持心官说的年代里也不乏精妙的心理学思想。更何况，以脑府说代替心官说也是由中国古代自己的学者经过医学实践提出的，并不能一概斥之为致命的缺陷。

5、现在已有更多的心理学工作者克服了第四个心理障碍，并且开始在哲学性论述以外寻找与具体心理活动过程和个性心理特征有关的心理学思想。但是，他们仍然有一个用已被广泛证明为正确的那一小部分心理学原理划地为牢的倾向。实际上，心理学只是一座刚开始搭建的建筑，有些基础部分仍然空缺或尚未被完全证实，应该想办法添砖加瓦而不是过早地固步自封。中国古代有许多理论或非理论形态的心理学思想、现象和原理，对它们视而不见是不对的。心理学自创始以来一直在高叫要摆脱哲学式的形而上思辨，那么为什么还要想方设法把自己囿于理论到理论的证明，而对实践性、运用性极强的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冷眼相对呢？

心理不是灵魂也不是神秘体验，心理学不在哲学家、神学家的嘴里，也不只在讲“心”论“理”的理论著作里，心理学在每个人的身边，在每个人的生活、经验和行为里。

## 心理学者对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的疑问

著名心理学家艾宾浩斯有句名言：“心理学有一长期的过去，但仅有一短期的历史。”他试图说明，作为近代科学的心理学才刚刚形成，仅处于孩提阶段；而作为人类智慧之一部分的心理学却源远流长，早已是一个有着丰富过去的思想成人，甚至从学科意义上说，从亚里士多德起就有了心理学科的分类。

然而，心理学究竟是什么？她在人类这种智慧生物几千年来外究内省、上下求索的过程中代表着哪一方面的努力呢？洛克、休谟等许多学者曾以哲学思考的方式推敲人类的精神活动和行为方式，达尔文、罗曼尼斯从生物学角度研究儿童心理及动物心理，费希纳、德尔柏夫寻求心理量与物理量之间的关系，赫尔姆霍兹、冯特用生理学研究方法揭示心理机制，高尔顿首创了调查、问卷、双生子比较等有效的心理学研究方法，比纳、弗洛伊德由医学的启发而开始了心理诊断和无意识心理的研究……如果我们能洞察科学演进的自身逻辑，透过森严壁垒的学科界限看到具体的人类智慧活动，心理学应被理解为“人类寻求理解自身的探索”（T·H·黎黑）。

人类对语言、思维、记忆、动机、知识、情感的困惑，可以追溯到有文字记载的思想之始。中国五千年悠久历史和灿烂文明，是中国各民族对世界文化的独特贡献。中国人很早就开始了自己的困惑和解答。如果说苏格拉底的“Know thyself（认识你自己）”开创了西方文化的心理学探

索，那么，《诗经·巧言》中的“他人有心，余忖度之”早已蕴含了更深刻的心理学思考。孔子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墨子说“染不可不慎”，荀子的“厌目而视，视一为两”，《关尹子》论“将阴梦水，将晴梦火”，程颐说“性之有动者谓之情”，以及《乐记》、《武经》、《心书》、《内经》等等，不知凡几。这些中国式的心理学思想，无论从数量还是从质量上看，都不能简单地拿西方心理学思想来比附，更不是西方心理学思想所能替代的。

诚然，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多为未分化的形而上思辨，以一种较类似现象学方法而非实证方法观察到的心理现象，以及中国人对自己社会实践的经验总结。而心理科学是近代西方自然科学同西方哲学传统结合的产物，这两者都不可能也不必要在中国历史文化中找到完全吻合的对应物。存在于中国古代的心理学思想终究不会是西方意义上的心理科学，但这一差别丝毫不妨碍它以自己的方式接近真理。中国古代学者们也绝不可能写出西方意义上的哲学著作或心理学著作，但这也并不妨碍他们用自己的思路通过对中国人、中国社会内容的考察、比较和反省来阐发心理学问题。

近代西学东渐使大多数人以为西方文明是东方文明进化的未来。中国现代心理学的成长几乎完全有赖于译介西方和苏联的学术著作和思想。一方面，每一本翻译或编著的心理学史都承认西方古代心理学思想的存在及其对心理科学形成发展的不可磨灭的功绩，而另一方面，我国学者对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却羞于启齿，仿佛西方近代心理学形式一经出现，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就成了再也拿不出手的老古董。

一般认为，1860年费希纳发表《心理物理学纲要》，

1862年冯特发表《对感官知觉学说的贡献》，或者认为1879年冯特创建莱比锡实验室，才是学院心理学的开始。中国心理学的开端以陈大齐1917年在北京大学建立中国第一所心理学实验室或1918年他发表《心理学大纲》为标志。以此为界，心理学开始有自己的学科、教师、实验室，并且通过专门的印刷品和会议来交流成果；亦以此为界，出现了专业的心理学工作者，他们以实证或现象学的方法致力于从人类的感知、欲情、行为、动机、记忆、思想等方面寻找具有普遍意义的秩序，我们就是在这样的意义上理解心理学已经成为自觉的科学。但是，它还不是统一的科学。

短短百年的历史，研究范围的重大拓展此起彼伏。符茨堡学派独树一帜的思维研究，格式塔的反原子论结构主义，机能学派对动物心理、脑生理的开创性研究，华生、霍理士对性心理的研究，弗洛伊德的无意识及本能理论，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现代认知学派，个性研究，应用心理学的蓬勃发展以及存在心理学的第三次浪潮……

由此可见，即使是今天被外行人视为科学经典范式的心理学，其内部范式也经历过多次变化。与其把它看作一些规律、定则的汇集，不如把它看作一个认识不断深化的过程，一个不断假设、否定，以科学方式不断推进认识的过程。科学的真髓也正在此。加德纳·墨菲在试图把握心理学这种迅速运动的方向时，不得不承认：“发现的方法和报告的事实只具有附带的意义，真正有价值的是过渡、变化、改向，新的探索。”（《近代心理学历史导引》）

面对这种令我们无可奈何的过渡和变化，我们必须承认心理学尚有一个长远而艰巨的成熟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

将看到（也已经部分看到），19世纪60年代以前已被思考过的许多命题重新泛起，以新思潮的面目冲击现代心理学不断努力去巩固自封的边界。

心理学是人类发展到一定文明高度之后开始研究自身的智慧成果，只有在相当发达的文明中，才会有自觉而系统的心理学思想。这种古朴的智慧当然不能等同于现代意义上的科学，但不可否认它们是“心理学的源流和基础”（R·B·伊文斯）。古代中国、印度、埃及、希腊文明的智慧各自以其独特的方式解答着由各自的政治、经济、文化制约的心理学问题，以不同的路径在不同的领域接近真理性的认识。西方心理学的许多命题只有在西方文化范围内才有意义，印度文化的背景能产生出关于自我心理调节的丰富经验，而中国古代在诸如人际互动、艺术欣赏、情欲的生克转化等多方面所涉及的微妙的心理过程更是西方智慧所未能企及的。

心理学的科学地位是不容改变的。但它的后起性和不成熟性提醒我们，在处理这个与人类自身关系如此密切的问题时绝不可忽视人类文明长河中源远流长的精神财富。西方自然科学及统计方法的进步的确对科学路线被引入心理学作出了贡献，但认识的科学性不仅体现于自然科学的推理和检验手段，更在于认识内容的规律性、永恒性，更在于它在社会实践中的有效性。从这个意义上讲，心理学似不应把自己限制于同物理学、化学、生物学或计算机的类比。从笛卡尔、霍希士以来的几个世纪，也许已经把古代心理学思想同文艺复兴时期的自然科学、19世纪广泛发展的生物科学成果以及20世纪新兴科技编织在一起，但这绝不足以在古代心理学思想与现代心理学之间划出一条无法逾越的鸿沟。

## 书作者对已有研究的疑问

令人鼓舞的是，我国老一辈心理学家不仅意识到开发、整理我国古代心理学思想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并且做了初步的尝试。张耀翔先生40年代就曾指出：“中国古时虽无‘心理学’名目，但属于这一科的研究则散见于群籍，美不胜收。不仅有理论的或叙述的心理研究，且有客观的及实验的研究。不仅讨论学理，且极注重应用。”解放后，潘菽老又多次表达了这方面的意向：“不从表面形式看而从实际情况看，……我国古代的心理思想是丰富的，其中有不少是颇高明的，还有一些是十分光辉灿烂而到现在还具有先进性的。”

近年来，燕国材教授分册撰写了《先秦心理思想研究》、《汉魏六朝心理思想研究》、《唐宋心理思想研究》等专著，取得了阶段性的研究成果。另有不少研究者致力于对中国思想史上比较主要的并且已经有人从心理学角度研究过的思想家或著作进行研究，搜集了有关的心理学思想资料。这些工作很有意义，并且具有开创性。

然而，从总体上看，似乎仍基本局限于对个别著名思想家的哲学研究，对他们在哲学范围内的言论作现代心理学的比附。范围上扩大到一些古代医书、兵书和象《文心雕龙》这样著名的个别文论，但限于有关编辑体例，仍未包括非常丰富的记述大量心理现象的其他有关史料。

此外，即使在这些已涉及的范围，也大多停留于普通心理学教材的某种翻版，开掘似还不够充分。

开发和整理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决非狂妄自大的复古主

义，也无须用西方或苏联的分类模式、阐释结构来一番肢解。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是一批陈年的珍宝，有它自己的文本和结构，现代西方的范式是绝对套不住它的，即使被取此舍彼、挂一漏万地套了出来，也早已面目全非，支离破碎了。

何况，它也不需要被改造。既然西方古典时代的亚里士多德、莱布尼兹、赫尔巴特等等，他们的思想应该也只能按其自身的逻辑来表达，那么，中国古代的孟荀、韩柳及朱王等等，他们的思想也不是非经改头换面否则就见不得人的。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作为一个整体已经是一个不可改变的存。研究它，就应摸索出它的内在逻辑，找出它独特的构架。我们无权按照尚不完备的心理科学现状对它进行框限。

不仅如此，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整体呢？现有研究往往只用几对范畴打发了框架分析的步骤，接下来就是对每一位思想家的有关心理学言论一一作个归纳、分类。有些大思想家论述较多还比较好办，但也有几位的某些分类不免显得门前冷落。这种分人分类的研究方法首先是值得尊敬的，从浩繁的古代典籍中把开发的意向转变成实际而有开创价值的材料搜集，是先行而关键的一步。然而着眼于研究的深入，这样的实录性工作似难尽如人意，与人们对我国古代心理智慧的期待距离太远。

那么，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智慧呢？一般人常常被心理学范畴谨严的理论构架吓退了对心理学的好奇心，直至听说心理学还有儿童、老年、妇女、管理、人格、军事、变态等多种应用性较强的分支，才能稍感宽慰。这是目前心理学的研究方法（包括一些大原则